

南康縣志卷之十五

藝文志

文有載道之文有記事之文載道之文近於經紀事之文傲於史邑之有乘亦史之支流所以紀往事作法戒於將來者事存道卽寓焉南康雖僻壤然一邑之興廢民物之盛衰政事風俗之得失徃徃見於記傳形諸咏歌旁叅互考亦來茲之炯鑒况文章者道德之華觀其所著述而人品學問於是焉徵且各體具備操觚得所楷模未必非後學津梁也爰分體類編於後

南康縣志

卷十五

藝文記

一

記

宋

度宗皇帝頒南康字民銘

咸淳六年

蒞事必公撫民必惠邇者有訓亦旣切至咨爾令長守以勿墜宣朕實意斯爲愷悌

符頒御製字民銘謝表

趙若深

伏以天語諄勤實切子民之念雲章炳煥式增南國之榮千載幸逢一同胥慶惶懼惶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憂勤圖治惻怛愛人四方無虞以寧式化厥訓千室使爲之宰不知其仁肆發玉音誕形奎畫以致風行之令旁周斗大

之區邇暫護於銅章載祇承於綸命刊之翠琬
永佩三十二字之銘厚我蒼生茂衍億萬斯年
之歷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
稱謝以聞

跋

臣洪惟我朝以仁立國藝祖皇帝撫養百姓之
誓天地鬼神實式臨之列聖相承克至於今日
休迺咸淳庚午皇帝踐祚之七年也字民有訓
記之以銘必公必惠之言昭於星日百里生靈
莫不懽呼鼓舞臣若潔叨護邑篆祇奉宸綸謹

南康縣志

卷十五

藝文記

二

率僚屬百拜對揚休命臣竊念令於民最親者
也一日必葺臣不敢以暫攝辭謹勒堅珉朝夕
觀省庶無負君父愛民之實意

南康縣新建縣治記

鄭霖

環百里以爲邑邑有治所以弼藩翰班憲度非
美詞與峻墀序以務適長民者之起居宴樂也
按西漢地理志豫章十八縣南埜居一焉隋唐
間南埜不復見而南康名獨著自皇宋淳化元
年始置南安軍而南康屬焉封域所至東南顧
西南大庾西北上猶東北萬安峒嶺峙其南界

信豐黃土嶺盤其北界龍泉山谷峻深溪洞綿
亘惟邑處四境之中章水繚繞秀峰壁立闕闐
十百千戶櫛比環向大族巨室頗有高其門閭
垣墉池沼圃囿臺榭無虛曠故邑治之樓亦自
昔壯觀戊子洞寇舒謝倡亂公私廬舍焚蕩幾
盡明年寇再蹂踐煨燼無餘令尹三山戴君先
爲信豐尉有能聲來攝邑事尋辟爲真令儒生
有膽氣民視爲趨向連年寇賊鳴張出沒無常
令視民瘡痍爬梳剔抉休養調護晝夜不倦終
未能安集又明年冬上特命京湖議軍三山陳

公瑾以大理丞持斧節制二道行營兵馬不動
聲色誅三叛卒一城安堵綱常旣正風采大振
而郡侯建安陳公梓又以德意撫摩帖強妥頑
漸自復業令得奉宣條教號召離散是歲大稔
而相度故址中建廳事翼以廊廡外爲樓爲門
內爲室爲軒治獄有所寅賓有所行文書有所
司錢穀有所退政而休息有所一仍前規無增
損令不迫而人樂從政不擾而功克集旣落成
合辭願借留三年可想見人情所在矣嗚呼令
何以得此於民邪庚寅秋霖問津橫浦謁令於

廳治堂下綿蕞數椽淒然如寄旣而班荆對酌於蕭寺相與升虛望遠到眼無非瓦礫爲之咨嗟太息以爲何時復見太平官府令曰是無難也吾先民所急民亦急吾所先欲固民志吾居不可不就他日幸如所欲爲願公識之霖曰諾吾識易耳君宜自力辛卯夏郡檄霖白事憲臺見令畫於墻而鳩工取材焉僅營其一又三月自曹院校回再見向欲經營者俱遂矣瞻顧駭愕喟然歎曰信矣其能也歟嘗從而思之昔者楚邱始遷衛人避狄息肩之時也意者愛護基

本宜有以安之定之方中作於楚宮民不以爲勞以逸道使民故也蓋物睽而後有聚聚之者必建城市營宮室以處之築室百堵如聳斯飛非小役也不能不勞民而動衆也識者憂焉夫取民之材而不怨用民之力而不困古無有也今也能使之不怨不困咸悅以趨豈有術以驅之乎夫民愚而神其自謀也審矣鴉音噉噉旣毀我室吾將綢繆牖戶而無風雨之患必有爲之保障則吾可聚廬托處而無憂者矣然則令者民之保障也歟依之者切資之者深歟是不

容無言書之所以著其志凡坐此堂而布政者
勿忽焉

南康縣築城記

戴翼

紹定戊子隣峒嘯克邑當寇衝洊罹燔掠重以
鹽孽南北交訐民無定居奔徙日困令亟謀於
衆條便宜白諸司果得請卽肇役金穀不敢干
於朝惟官民交致其力城周八百二十有八丈
高八尺內外甃以磚石繞壕扈以柳棘門四吊
橋浮橋二壬辰三月十有九日經始次年亦以
是月日底成費約不下七萬緡城南成寇尚梗

南康縣志

卷十五

藝文記

五

屢闖我鄙聞有備不敢犯邑人安枕無恐始知
保障之利然城成矣歲久或圯修廢當及時寇
來無常防患當有備池濠有租器仗有庫民丁
有籍弓弩有社政爲此慮也翼雖戍滿當去寸
心無一日不在茲補弊舉偏實惟後之君子是
望

南康縣官題名記

陳廷傑

郡縣之署壁皆有記而南康獨闕焉豈有疆理
之大事務之夥爲之長者倥偬引日不暇及耶
抑亦嘗有之羅兵火之厄而遂廢也皇朝景祐

初陳公升之以進士中甲科小試是邑爲治有體民至今稱之幸有建學營廟署位於梁僅可稽其歲月若夫前後相承豈無善政訪諸故老能道其時而忘其人或得其人之姓而失其名甚可惜也予以庚午夏懷銅章來承凋敝之餘雖悉心撫字曾不見效祇以自愧今將及瓜而去之念欲補壁記之闕求之故籍則建炎以前淪於灰燼無有存者乃繼自紹興改元趙公瑾以來次第之庶幾後之君子有所攷焉若邑得名與夫風俗之美物產之宜有圖經所載茲不

復序云

元

南康縣學重修大成殿記

艾幼玉

南埜邑學居城之東魁閣傑然下瞰章水水至是滙爲淵凝碧如池視他所特空濶舟楫上下仰瞻崔嵬輒聳然閣後卽禮殿氣象蹙迫且歲久東傾西圯凜凜將壓殊弗稱外所觀也大德丁未夏四月僉事郝公過之顧瞻徘徊晚穹碑則宋紹興癸亥創建至是百六十有五年矣乃命縣官教官曰做陋如此見者能不動心其不

曰講堂後圃卽堂基使更新廟衆以學廩鮮薄
辭賜命率衆力爲之旣退縣官亟命具疏以白
郡守王公爲之倡俾直學郭壽老持以率諸儒
大家出力興事壽老歸告其父必發曰修造當
先度材今學計赤立哀金難集寸植片瓦無有
將奈何其父曰今日之事汝爲政汝不率先其
何以勸命取鈔千五百貫貸公堂市木衆聞之
躍然曰有如是吾事濟矣由是士友各以力厚
薄爲多寡靡然捐貲材木日積工役日興縣官
日督視人士日奔走若講堂禮殿以是年八月

十三日鼎新興建至九月初十日告成有殖其
庭有覺其楹巍巍堂堂巖巖翼翼前趾魁閣二
十步後十步爲講堂端直軒豁如再開闢兩廡
延袤各增置十四間由中及外塗墍煥然會天
子有詔以大成二字增崇先聖徽號官職章服
詣新殿奉安昭告神人闔澤井邑傾動余聞之
殊爲是邑士友慶大成禮殿至是而鼎創千載
異恩百年盛觀一日合并若相期待此非夫子
聖靈之所感召斯文氣運之所融結何能兩美
適合一旦偕來諸生拜天朝作養之恩被邑宰

絃歌之化青青子衿來遊來歌仰瞻宮墻如在
闕里其亦厚自勉勵毋負明時若文蘭省魁先
甲科上第厥有舊家榜樣在文運之昌於是乎
候矣二三子其以是記之抑是役也闔端於僉
事郝公表倡於郡守王公經始於縣達魯花赤
也先海牙進義而專意是綱鳩工集事則邑令
秦忠翊之功也其糾率諸儒士不擾而辦者主
簿任將仕監造不輟者李縣尉能遵郝公之命
勉諸儒以相厥成者教諭上猶何光發其服勞
供事者則有教導羅國器蕭及翁直學郭公明

南康縣志

卷五

藝文記

八

陳友孫至於每日督責工程者縣吏蔡英迺若
朝斯夕斯鞠躬盡瘁始終乃事則郭必發父子
實有力焉是皆宜記以勸來者於是乎書

南康重修縣學記

張知止

聖人之道悠久無疆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
立命爲萬世開太平者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
夫子也古雖有祀祀未有廟其釋奠於先聖先
師者非廟也祀於學也後世爲廟以祀通乎天
下三四百年之間禮制寢盛徽號尊崇優異自
國都至於郡縣莫不建學立師俾專祀事職教

育申命臺憲守令勉勵而興舉之是以有司修
祀典勿敢缺而或教無其師師非其人有不暇
計之者不能不起士大夫之歎矣南康古邑也
廟學在邑之東隅創建於南宋紹興之癸亥迫
於湫隘者一百七十有八年至國朝至大戊申
改作而充拓之始廓如也衣冠人物之繁山川
風景之美傑然爲章江上流之冠又爲儒先君
子講道過化之地民生其間徃徃有昔賢各人
以德行文學致位通顯者遺事跡以風動其人
故其俗爲易化者矣至正丙戌秋邑之長澶淵

朶友承直始至謁廟下仰視棟宇像設日就圯
毀大懼弗稱越明年政通人和同寅協恭乃捐
已俸以爲倡度材庀工陶冶並作撤其敝陋易
之堅完凡在士類樂捐貲以相其事未幾禮殿
成明年而堂廊門廡宮牆齋舍之屬靡不完具
穹窿崇高金碧炫耀延袤深邃簷宇輝映復嚴
神像繪從祀序配享位次而更新之誠足以爲
士民之觀瞻振風化之流靡於是朔南之遊宦
鄉邑之旄倪過廟而趨莫不咨嗟欽棟欣見昭
代禮樂之盛闕里師友之懿又有以見邑大夫

之賢也可謂知所本矣嗟夫郡縣之吏急於簿
書期會之勤爲治且不暇况爲教乎今賢大夫
帥已以正愛人以德視政先教則知重學校重
學校則知重講習以闡聖學正人心豈非知本
者乎至若經之營之庶民子來里胥効功悅懌
先後是孰使之然哉蓋爲之以時而民不怨其
勞用之有度而財不傷於費人之徒見其工徒
之衆而不知其役之所由興見其木石之充而
不知其財之所自出巍乎煥乎作新遠近之耳
目俾予二三子從容乎絃歌俎豆之間被文物

之光華沐膏澤之漑潤其誰之賜歟然則廟學
之盛豈徒然哉冠章甫衣縫掖登明倫之堂者
又當顧其名而思其實察夫君臣父子夫婦兄
弟朋友之大倫在乎日用常行之間者有天理
之敘當秩然而不可紊也明則敘不明則斃矣
誦其詩讀其書本之以孝弟忠信守之以禮義
廉恥以善其身以兼善天下則庶幾乎不負國
家教養之美意賢大夫表率之盛心也可不勉
旃是役之始終邑長日再至或竟日忘食戴星
而歸也止典教茲邑蚤莫實得承賢大夫之辭

令以底厥績謹涓吉釋菜以落其成泮之士屬筆於予求書其事於石告之來者俾有所攷焉

南康縣儒學復田修造記

王南叔

郭謹龜陰之田本魯故物而齊有之從容於一言之間侵疆來歸吾邑學廩不幸類是其幸而有能復之者亦類是惟邑學昔肇於三衢陳公升之蓋在郭之東隅建中靖國胡公晉侯徙於縣南卽今之學也靖康間邑宰李公能一敘其故而新之乾道間邑宰黃公由庚置田贍學諸生得以肄業景定間始創魁星閣於前學正劉

介元實董是役辛未科以本經試省闈果應閣名之讖登斯閣也高明爽塏俯章流之環繞挹秀峰之峭拔巽水會於前旭嶺枕於後實爲古今之奇觀歲久物敝風雨震凌瓦縫疎缺椽桁棋椀朽腐獨甚禮殿講堂東西兩廡後雖重建而簷脊瓦甍亦多毀裂櫺星門墻又爲漲濤所漂泰定乙丑廣漢張株孫字可道殿撰南軒先生之後也典教是邑視事初進諸生而言曰學校乃作養人材之地今墮廢如此欲興修之而學廩不足奈何前廡有曰今學廩增矣昔蝕於

浮圖者三之一延祐乙卯教諭趙尚祖號石塘
稽簿書躬履畝移文有司達於省憲閱實而復
之卽馬齊崇文二莊計糧六十三石該鄉桶一
百九十石祭祀廩膳之餘尚可以給邑士亦願
捐財以助其用可道曰善以學廩量其出納祭
膳賴以充遂捐材募工先修禮殿以講堂兩廡
櫺星門墻葺完美惟魁星閣召匠計之其費不
貲於是謀諸邑寮時達魯花赤亦買驢縣尉
張忽都荅兒典史張著皆以斯文爲重協捐俸
邑士亦各助貲陶甃梓材趨事赴工咸恐後自

泰定丙寅冬鳩工至於丁卯秋落成今可道修
學之心卽石塘復田之心也然石塘猶有未復
之田如蔡儒一登復新以所佃田私售富家者
計米一十石有奇可道今亦復之石塘可道易
地則皆然爲儒領袖者不視學舍爲傳舍而一
日必葺不視學田爲己田而一介不私誠不負
所任何憂斯學之不興也自今以始必有能繼
前修以經魁天下復應斯閣之識者尚其勉之

明

國以民爲命民以城郭爲命士君子有志於國
與民而定經世之遠圖必就其急而先之雉堞
樓櫓容或後也或謂植表可以爲限畫地可以
固守此則經生迂談非隆於建明者之爲也不
然則山甫城齊詩不美之齊桓城邢城楚邱春
秋不書之矣夫舉事固在人然以有逼於時困
於力制於才智之不足妨於上下之不協若南
安之南康爲邑二百餘里而據江右上流南接
交廣西距湖湘亦要衝也郭郭廢自昔長河洞
寇及頑民之作孽者時爲官民之害在正統成

化間富民王敏大吳登顯爲所掠焉繼劫邑庫
典史周永學死焉邑人願得城垣扁鑰以爲扞
禦計者上下一心也然工作之役久無聞焉是
必有牽掣如前所云者逮宏治丙辰道州周君
怡來令是邑蒞政首問民疾苦聞其患之大者
蹙然曰有民不能保烏在其爲政也古者民衆
城小則益城今其可以無城耶值歲豐民和遂
具請於大府時巡撫則右副都御史金陵金公
澤兵備則副使滇南張公聰咸喜曰吾志也吾
忍視民於傷哉特患舉大事而下乏人任其責

耳令能成吾志元元其麗於祉遂定議檄下南安推官永安王紀以憂去周君持檄語其簿潘溟大召邑父老而詔之民樂用命君乃相形勢度經始廣袤計里五計丈八百四十七集邑義官吳登顯王貫賢郭嘉恩等五十四人各分以丈數而責成之又命老人袁承宗等掌簿而勸督之且民不煩於威董而爭子來所謂以佚道使民者如此故不月而版築之功成又采石運甃以内外包圍伐木鋤鍛以爲麗譙扇鑰周君專是役且兼他政經營月久大府慮其過於勞

勦復命府同知陸璘佐之經始於宏治丁巳暮春二十有八日畢功於是年仲夏晦日高一丈八尺厚一丈三尺爲門者四通計工役之費九千有奇均取於丁糧或勸輸於義官皆周君之所區畫也四門各扁一名南曰蓉江東曰迎恩北曰鎮北西曰通粵上落成之圖於大府大府賞焉夫惟上下相承故事易濟向使大府掣其肘有司玩其命未見其成功之速也旣而金公入爲司寇張公以老歸繼事奉命來者巡撫則浙東韓公邦問兵備則山東馮公允中益命修

繕增置守卒示以善選方畧由是望之屹然就
之鞏然晨夜鼓角刁斗不絕門鑰啟閉惟嚴雖
有強悍冒死者不能犯矣民受安堵帖席誰之
賜歟昔尹鐸保障晉陽史則與之鄭不能自城
虎牢經則責之大府諸公洎周君有史所與而
無經之責矣凡一時同事斯舉者勤勞功德與
城悠久周君以余久要且有事境內能述其事
悉之遣學論張翔來請文遂爲之記

南康縣復秀公臺記

陳 謨

秀公臺者南康貳令吳公德基父所復也曷爲

而復之從民志也古者大都小邑胥由卜定相
其山川形勢風氣之聚若舟璠以陟巘降原升
墟而望楚與京類可徵已南康其壯哉縣乎覽
厥治所中高四墮堂後西偏隆然特起成墩因
墩以爲臺而臺自宋丞相秀公陳升之景祐間
以校書郎出宰民德之不忘遂取其謚名焉臺
非徒勝槩是郁抑形勢攸繫哉洪武二年著令
中外諸府寺並環築公舍長貳吏胥族處繚以
高牖固以總門縱廣崇庠罔或越度縣尅日攻
位適臺直少府廳事遂夸之臺前豫章十數圍

寺門古柏一株無烈風迅雷同日應聲自拔衆
駭愕然業已建不可渝已三年秋縣老若士并
力一辭懇告貳令自臺之夸狷獷胥慶縣旣卑
矣罔可畏忌訐誣蜩興赤子焉所芘寧縣官獨
憂耶且縣有故易此必戾木有知而旣告之矣
明公幸復之哉君曰豈其然乎乃遷少府廳浚
池之塞隆臺之平民歡趨功不日而復崇加其
舊又出俸錢置亭卓而覆之用慰悅民情抑以
時觀游節勞佚禮賓客焉僕適道廣省校文還
君引坐臺上觴酌無次指南山曰滂然翠浮爽

然氣蒸非南中所可擬又指北山曰此九日嶺
亦因丞相名而命之前直元武首起新亭扁曰
壽龜池左右嘉木扶疎清風徐飄翛翛冷毛髮
四序迭乎前萬景赴其下臺奄而有之不尚可
記乎僕曰然此一役也有規有頌古不容輕廢
規也復古之舊嘉與民同休頌也匪鑿金石莫
惠久遠吾見公盛德美政與秀公遺愛欽於世
世矣

重修南康縣學記

王進

學校之設其來尚矣虞夏商周自國都以至鄉

黨閭巷無不有學故其治道隆盛而比屋可封也降自漢室至武帝時天下郡國始皆立學唐開元二十六年乃勅州縣每鄉之內各置一學擇師教授宋初州學未建仁宗慶曆四年詔諸路軍州暨各縣令立學故漢唐宋之治終不能媲美於三代也國朝混一區宇洪武之初首建學校於郡邑擇經明行修者爲之師以教育民間俊秀修建廟庭嚴春秋二丁之祀事著爲彝憲守而勿失故人材輩出治隆前古豈偶然哉南康爲南安之大邑其學宮在大道傍俯瞰江

流爲雄勝然歲久摧敗邑令學師視之以爲無如之何而莫有以興修爲念者永樂十三年秋莆田陳先生賢由湖口掌教入秘閣纂修永樂大典事竟改授是邑首謁宣聖廟庭見正廟以茅覆頂四配十哲像設皆爲風雨損剝西廡頽爲土區從祀遺像或欹仆瓦礫中東廡戟門僅存而傾覆之勢朝不保暮樞星門毀壞已久遺基之傍因洪水衝嚙遂成深潭顧瞻徘徊惕然興念自惟以先聖先師之道爲國家教育人材而廟庭頽敝若斯寧可因循苟且而不加意乎

然慮所費浩繁力有未及乃首懇於時尹金公盛異假其力以共成之金欣然不拒乃以九月首以陶瓦易正殿茅覆之陋方將以次興工而金遽爲選司取回其事中止賢之心終不替也因歷觀碑銘昔之興修者出於有司固多亦有學職自爲之者於是奮然自斷謀於境之仕者李公琦暨門生劉伯和父曰誠信者欲求邑之巨室尚義之士相率勸勉經營其事琦感賢之誠意卽扣之於王尚能蔡有誠劉汝琦賴同仁吳成章蔡仲輝郭彥彬陽簡葦各捐財幣有差

遂鳩工焉於是諸生効勤耆老趨赴工師備作罔或不勤材木山積經始於永樂丙申冬十月落成於壬寅夏五月其用工之次第則首以陶瓦代正殿之茅茨築櫺星門之基址乘勢設法椽杙其下而以大小石縱橫填塞之凡用杙一千一十九而黃土石灰纖毫不施蓋恐洪水洗蕩而不堅也次則西廡戟門又次東廡爲屋九間施六楹濶一丈二尺深倍之而三分焉以後一分爲號房生徒藏修之所戟門五間五楹深廣如兩廡列戟於中門衛以欄前建一小亭以

棲其碑亭之前卽櫺星門也門之左偏爲文昌祠又購民地以建射圃捐己貲以創廨舍課誦有齋講肄有堂文卷有房廩粟有庖庖漏有所蔬圃垣墉靡不畢備惟正殿以所費不貲未及興修而厯歲旣久勢不能止乃復謀諸境之仕者楊公輝及境民王時憲贊其議遂刻意撤而新之視昔工實加倍而規模宏敞矣凡用材木二千七百有奇石料一千七百有奇陶甃磚瓦四萬七百竹一千八百灰以石計者二百一十鐵以筋計者六百三十有四凡用土木雜工九

千二百有奇焉工成未幾而先生以公務來京師適以年踰七袞陳其情於朝得致仕還鄉謁予詞林以修學記爲請蓋將備錄有功者之爲後世勸余曩掌教大庾常經南康造學宮焉見其敝陋殊爲歎息時先生未至也夫師儒之職固以教養爲務然廟庭所以妥

先聖先師之神苟或上漏傍穿風雨不蔽亦何能安於心哉先生此舉所不能自己也今而輪奐一新廟貌像設旣尊且嚴凡士君子之經過者謁拜仰瞻竦然起誠敬之心則先生之能以聖

人之道作成後進之意尤可見矣昔南安太守朝奉郎曹登嘗建軍學甲于江西學成而曹移守湘州東坡先生爲之作記傳之迨今先生雖懸車而還邑人之頌先生者蓋奕世而未艾也然則先生可謂能體古今設教之意而無負師儒之職者因述其梗概爲記云

南康縣儒學重建明倫堂記 曾 鞏

學校明人倫育賢才之地帝王爲治先務也我朝列聖相承紹二帝三王之統遵用孔子之教內自京師外而郡邑邊徼皆設儒學建文廟以

尊祀孔子作明倫堂簡師儒以司教萃俊秀以授學其道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典其業易詩書春秋禮記之經作養旣專涵濡益久賢志奮庸俗化熙皞帝王之治未有盛於今日也成化甲辰冬子月江西右叅政舒城秦公民悅行部至南安屬邑南康祇詣廟學升進師生乃合辭告曰學作久矣寢以圯壞矧右逼南埜驛樓崇高地理家謂有所忌屢圖修改未得茲遇明公斯文有幸敢請公遍歷相度商諸父老咸以爲宜遂循所請出帑銀五百兩命義官劉源

慶等掄才鳩工買民地長十丈濶五丈爲兩齋
六間學門儀門各三間周圍墻垣幾二百丈悉
以次告成其南塾驛遷至學左起事於是冬丑
月之吉畢功於丙午春二月旣望日費皆公出
役不勞民輸與偉然壯一邑之觀瞻增斯文之
氣槩非公宏才卓識亦安能體朝廷育賢才之
意而拳拳於學校如此哉於是學之教諭王君
大經推訓導黎君景照不遠數百里謁予求文
爲記予惟泮水詠於詩庠序記於禮風化所尚
非細故也宜有記述以示方來俾知學校開設
之由作新之功爲師者必勉於教以成德達材
爲務爲弟子者必勉於學以進德修業爲尚將
見人材日彬彬焉應科目而出上以致君下以
澤民垂名立功揚芳邁烈有光茲學不其大哉
否則非今日新學者之所願望亦非諸師生之
所自期待且有負於朝廷作養矣尚加勉乎哉
庸書以爲記

通濟橋記

鍾贊

南埜芙蓉渡從古有浮梁官爲歲造之而石橋
未之有也丙寅春顛僧一光始鳩工鞭石甃爲

墩十有一屹乎中流而樓屋亦未之有也是秋
赫德爾貳守南安重念夫邑以壯稱民物殷富
乃揆厥蹟度厥功正如朱异所謂堅石固其岸
巨材壯其趾脉絡貫穿勢侔坤軸一木所貫萬
鈞惟輕犬牙相函魚鱗密次躍若鰲戴轟如嶽
壓蛟螭盤結若飛若動勢與空闢鈴鍵山河經
是橋者莫不顧盼俯仰爲之咏嘆甫垂二紀之
餘甲辰罹兵燹所廢吁惜哉自後因舊基架木
以濟人豈可爲悠久計洪武六年冬嘉禾叔昂
沈章以工部椽出知南康下車之初首經茲途

盡然有動於中詢斯橋之巔末於里之父老咸
以前蹟告沈尹心知之而不言謂其古有而今
無可乎謂其濟江之險而不復爲之可乎旣爲
民牧而不恤民之病涉可乎此邑令之責爲政
之先務也越二年謀復斯舉掄材於崇教鄉至
坪等里管坳重岡複嶺古木陰繁松杉合抱巨
細逾萬於是而得材焉選里之善採木者任之
於是五鄉之氓咸趨事赴功源源乎來運石昇
木如已之事一無閒言又擇其能幹之士耆宿
蕭潔等支分脉理品列條陳各授以任百工并

興化財者或釋或道督匠者毋怠以勤經始於
乙卯之季秋辛未至丙辰春復得判簿郭恭相
與贊成訖功於丙辰之八月乙未方葺年而甫
成可爲難也矣沈尹因橋之舊名仍扁通濟而
又篆江山一覽以顏其楣余謂沈尹知所自矣
章水出自大庾聶都山東流數百里至南埜隄
岸曠衍波瀾老成獨秀峰屹立雲表勢若挿天
其餘江山環拱如畫朝夕改觀烟飛雲淡明月
初出清風徐來眞所謂百里勝槩盡在吾目中
也橋直計六百八十餘尺橫濶一十六尺六寸

屋六十二間門樓二座而邑士蕭潔俱與力焉

重修通濟橋記

韓崇文

章水源自庾嶺東流一百八十里滙於南康治
之東適當郵遞正路此固橋之所由作也橋有
石墩十有一座架屋六十有二間洪武三十一
年春淫水不節江流肆毒墩石圯壞日削月朘
越二年又水浸霖侵齧諸墩之勢呀然隕落胎
去其半屋將陷焉官是邑者咸以爲憂乃捐已
俸乃命僧道勸邑之好義者隨其豐約以鳩其
材選能命工僦贛之匠復甃其墩復覆其宇於

是橋之偉麗穹然如虹直跨長空江山紆圍蒼翠幾重觀其所營萬木一律路之平直如砥如矢真可以爲江右上流之一巨觀也然尹主其事丞能佐之簿主其謀史能贊之同寅協力宏濟斯務此又事程之所由立也落成有日命予記其歲月與事之首末予諗諸匠橋經始一年之陽月告成次年之辰月鈔以千錠計工以半載就然則修造之費亦難矣向使不虞後患者置之念外則橋之一傾他日遽欲成立未可以歲月較也後之君子睹是記者皆以是心爲心

務民之艱爲艱於易則民之受賜亦旣多矣春秋新一門築一臺書之示譏至若頽宮祖廟皆削不書示常事也常則不書異常則書無非教也若夫修建橋梁我朝則著之令甲示有官之常規也予忝在南康十四年矣其間送徃迎來不知幾會於此今復見是橋之立不惟行者不病涉重者得息肩而吾復得優游宴集於其上則斯橋之功不獨便於彼實且便於此此記之所由作也

人君任賢圖治必養之於學校選之於科貢非
學校無以爲作興之基非科貢無以爲進身之
階古昔用人率循是道考諸載籍可見已南康
爲南安之屬雖適在要路而土地風氣之厚民
俗習尚之美至宋登科第者百八餘人今自洪
武迨景泰庚午科代不乏人邇數年暫塞亦理
之常也大尹周侯賢司訓陳君賜以儒術發身
以廉教守職因朔日謁

先聖廟進諸生講解畢咸慨然嘆曰聖天子夙夜
靡遑求賢輔治爾諸生皆秀發明敏薰禮讓而

服詩書者素矣何前哲之繩繩而後進之泯泯
乃謀諸致政縣尹盧熙等各捐已貲礪石而紀
載焉仍虛下方以俟來者俾諸生出入仰旣往
之休光思紹承之美跡而以策名科第爲榮馳
騁遐視爲勉誠感人默悟之機也余弟王光本
往教遂庠與陳君有師生之誼因與周侯囑余
爲記嗚呼爲政之首莫先于興學而勸士周侯
與陳君之用心可謂知所先矣爾遊諸邑庠爲
弟子員者誠能毋暴棄以惰所學毋因循以失
令譽旁搜夫聖賢大學之道力求夫正心誠意

之學掇高科躋膺仕以膺夫不次之爵祿庶無負於朝廷之作養而周侯陳君等之期望與吾之記亦不虛矣姑記以俟

陽明王公生祠記

劉節

曰者御史中丞陽明王公奉天子命往撫江湖閩廣四藩連屬十餘郡之地誅惡伐叛師旅用命不用命悉得以兵法便宜從事制權嚴重在昔撫臣未有也有之自今日始至下明天子法於諸藩臬闔衛郡邑飭紀申度庶職用肅民用懽怵士卒立有生氣時羣盜四擾閩爲急提兵

南康縣志

卷十五

藝文記

三

往戮之掃其穴易若振稿吾南安壤地橫水劇賊謝志珊聚黨與盤據之稱名曰輦山溪深阻險惡攻不可入往歲大舉爲亂侵上猶攻城南康幾陷犯大庾境諸鄉落居室稼穡悉爲之有公還自師廉其實嘆曰狗鼠輩亦汚吾干刃耶迺集克閩諸部伍饗勞之選厥精銳分布將領爲翼攻計公徒步率先鋒直擣其前以奇兵從間道焚藪澤鳴鉦樹赤幟刦其後賊遂潰一鼓擒之俘獲無算橫水平用是卽其地計畫爲邑疏於朝俾吏治之召故民及來集者宣之畝之

高城深池以衛之以永奠茲土康邑耆老王貫
賢吳登崇王貫理吳持瓚輩率相告曰曩盜賊
爲苦患甚劇邑城圍者過半使射非中賊肩足
解去危禍殆不可言我中丞王公來拊循我有
衆親率我子弟斬滅是賊俾我民安我父母保
我孫子利我桑麻谷粟士卒業於校工食力商
賈貨殖於道罔虞侮我公萬世之功在我民者
如山峙川注永永無斁我民盍爲公久圖之建
祠學宮之東肖公像於中祀公以報公也祠成
謂節辱從公司馬大夫後宜記竊惟歐陽永叔

以通今博古爲高濟時行道爲賢犯顏敢諫爲
忠君子謂宋之元氣在廬陵謂永叔也公稟氣
完粹志向剛勇以至聖大賢爲師養心之學洞
視千古士自功名而下不齒也當在司馬時逆
瑾始用事械繫臺諫人莫敢言公抗疏力救之
下詔獄庭杖幾死不死謫貴陽下吏窮理盡性
之學益造精蘊比起爲東部郎進卿太僕鴻臚
講學之士四方日集每語及天下事行能善者
矍然喜否則憂形於色食寢殆廢救時敢諫之
風直追往哲而篤志於道優入濂洛之域與支

離空虛之學實相鑿柄議者謂今日休明累洽
賢才濟濟以楨王國而元氣之屬如廬陵者意
有所在其然邪吾郡最爾一隅師旅制勝有文
者餘事也公修仁義習詩書禮樂一旦用武遏
強寇風驅電掃不遺餘力使進而宰天下詰戎
兵威制四方雖古之專征敵愾幹不庭以式闢
疆土可也顧茲祠宇聿崇具瞻依於我郡邑同
若民志不可逆抑然功在捍患揆諸祀典然令
無替蘇明允云公則何事於斯於我心不釋然
使人存之於目思之於心也於呼盡之矣公餘
廼考冢宰公爲有光云

重建養濟院記

鄭伯棟

正德庚辰冬予承乏南康暫行令事兩閱月適
義民賴養慶郭曰純自顛歸領副使西屬王公
命謂邑之養濟院落成屬余言以記其事遂嘆
曰仁矣哉公之心也夫惟天地者吾之父母萬
民者吾之同胞鰥寡孤獨疲癯殘疾者吾同胞
中之無告者也吾豈忍於秦人視越之肥瘠忍
然不加之意哉大木將顛一枝猶茂元氣自爾

貫徹窮民無依一息猶存至仁自爾覃敷此蓋古聖王無胥虐敬寡屬婦合由以容之心也我太祖立國之初拳拳制有司存恤鰥寡月給米三斗歲與布一疋百六十年來恪遵祖訓罔有攸易南康爲南安屬邑窮民不多成化甲辰大叅錢公創是院於北郭之外離郭門五步歲久頽圯且沒於兵燹地基間爲邑豪王氏侵鬻立祠兩載孤貧無依棲息於荒邱古梵之內王公巡茲土一見而痛之亟命有司毀王氏祠措金六十兩以償原價以復故址又措金五十三兩

南康縣志

卷十五

藝文記

二十九

三錢以備木石磚瓦又措金十兩爲傭工之需命能事之義民賴養慶郭曰純辰夜展力以督是役民如子來興工於庚辰六月告成於是年十月悉王公區處得宜不待出諸官帑勞民傷財也又得本郡司理徐公文英來署邑事共成王公之美故厥院落成之速新厰堅緻中爲觀音祠後爲厨三間大門揭以扁額四周蔽以垣墉左右爲寢室各十間前爲賃店六間若蜂房焉余公暇往視之以散給衣糧則見孤老雜處其中晨烟暮火人聲闐然有喜色相告曰王公

匪仁其居易成王公匪措孰還之士嗚呼公之
仁其溥矣哉真能體周先王與我朝之化被比
之大叅錢公尤有光焉者也夫自世之酷吏胡
越斯民設計以魚肉者無所不至吾民不幸凜
凜寄驅命殘喘於十羊九牧之中安者激而使
之流流者可復冀其能安之耶王公今日仁及
窮民而酷吏聞者感而興焉化而循良焉則不
但兩郡之民無告者有所依而一省之民皆被
其澤矣抑豈但仁一省哉將來官居鼎鼐惠鮮
子民爲天下屬員法天下皆體公之心則天下
無不被其澤也余恐邑民不知是院重建之由
故詳其巔末勒諸石以俟將來

重修儒學祭器記

劉節

聖朝王祀孔子天下郡邑咸設學學有廟禮樂
器度至隆至備憲宗皇帝御極詔有司增崇禮
樂春秋釋奠樂用軒懸舞用八佾邊豆簠簋罍
爵之數視天子千百世上崇報夫子儀典至
矣無以加矣南康爲吾郡屬邑設學立廟視郡
無殺焉祀夫子禮器視郡學無殺焉殺以樂舞
爾矣歲更歷邑吏代置博士弟子繼易典守靡

常恪共浸懈以弛備者缺矣美者故矣精緻者
敗矣金者木矣木者竹者陶矣鋤毀而孟矣爵
不足而孟矣尊罍而鬯矣王祀夫子典禮顧若
此咎誰歸哉兵備副使林公巡部至禮謁廟庭
退而講於堂進博士弟子曰祀夫子禮器備乎
哉博士弟子再拜曰弗備也公曰吾事哉乃命
攝邑唐丞盛以贖金從事籩竹爲之豆木爲之
簠簋鋤爵罍範青金爲之夫子一位也籩豆十
二簠簋四登一鋤一尊三爵三備廼已克國而
下配四哲十庶一百有十降殺如制咸備廼已

凡爲爵一百三十有九凡爲登五凡爲鋤二十
凡爲簠爲簋四十有四凡爲籩爲豆一百八十
有八凡爲尊五始事於嘉靖乙酉正月比本年
十月告成於戲盛哉重道崇教欽制飭度敦化
公茲舉備之矣於戲盛哉嗣是作室以居博士
門堂寢宇備矣作舍以肄諸弟子舍以櫺計二
十器成事事有序哉可謂義矣公莆人爲工部
抗疏謫判支郡起天子新詔進今官碩材宏度
貞守懋政君子稱焉魯侯作泮魯人頌曰敬明
其德維民之則允文允武自求伊祐頌公功者

以之

新建便民門記

劉寅

南康城東南隅初無門門斯何便民也便民何
便於民也曷爲便於民也士便於校農便於野
商便於市旅便於塗胥此焉出胥此焉入故門
焉以便民也門以內爲玉字街雍和坊廛居稠
密甲他隅門以外爲大巷古渡迤東爲學宮爲
傳驛渡河之南爲附郭膏腴田爲章貢信豐商
旅孔道先是門未闢城中四民者有事作息或
水火之急必南趨蓉江東趨迎恩迂折匪便久

之坊民吳盛恩等僉合謀告諸邑令鄭子衷弗
敢專也乃具實上諸督府中丞白川周公公曰
俞便民哉從民便也鄭子旣得請躬往相度仍
屬吳盛恩張子奇蔡高穀賴養慶楊玉琢奚應
兆等分督厥役民亦翕然以從各輸財出粟募
工以事事力弗疲於私費弗煩於公始嘉靖庚
寅秋七月二十日因城之圯闕處闢甃爲門架
重樓覆其上越十二月望日畢功嵬然邑東南
隅壯觀也四民者懽聲載道校有頌野有歌市
焉塗焉有謠旄倪作息利用出入而莫知誰之

爲之也名曰便民志公命也鄭子報成於公復遣學官弟子陽驥蔡直道奚元吉謁記於劉子劉子曰善哉公之便民也佚道也說道也說之大民勸矣哉公受天子命以便民制我江楚閩粵之衝綱振紀肅德布威宣時用和洽治用平康民佚而說且勸焉固其所也維昔寇萊公出鎮大名嘗自謂北門鎖鑰非準不可夫然公實今日東南諸藩鎖鑰也豈特一邑四民區區所便已哉鄭子廉慎奉公以儒飭政是役也殆將順德意而切先民隱保障哉余日望子矣

寄題便民門應魁樓記

鄭 衷

縣東南隅有街象壬字而名因之旣築城自東門至南門迤遠人馬壅而不通民久病之嘉靖庚寅衷知縣事時城塌適當其處父老士夫合告復門於此余以便民事申之中丞白川周公得允喜曰縣堂爾士民父母之堂也青龍門低而遠白虎門迫而高且於人才不利今開此門直至壬字又是青龍角起文物丕興其兆是乎已請刑部正郎劉公記之辛卯秋得捷報者黎君國士選貢賴君養威田君業重劉君翔吾喜甚

欲爲大書應魁樓扁於門樓之上用紀其勝以朝覲行不果明年左遷廣德州學不能又七八年爲丁酉爲戊戌聞劉君昭文連登進士第爲此鄙懷實於南康不置焉寫之無由近至南都遇蓉江冠帶之士若干人俱前喜告曰向便民門未開時六十年一舉子葢識也自開此門人才日盛衣冠日富父老士夫莫不頌我父母遺德吁余作縣下下誠無補於時何能如君輩言若論愛養人才一事我亦可無大慙矣儒學後聳之敬一亭學前左捍之逆水砂凡皆不能無

意於南康之士類英俊彬彬者驗於今日矣感慨大書并畧記之庶使後之君子有考云

重修南康縣城隍廟記

莫遺賢

我太祖高皇帝卽位之三年詔天下立城隍封厥神爲監察司民革去初年公侯伯之號毀其像易以木主一切雜妄悉命屏之其廟宇俱准公廨設公座筆硯如守令然歲祀則奉主附享於山川壇京師京尹主其祭府州縣則守令主之到任之日卽與神誓俾不敢以非理厲吾民也我太祖所以相上帝而綏萬方者一何至哉

維時南康雖江右小邑咸得以建廟秩祀歷年
既久典司不常木者朽矣石者裂矣土者圯矣
甚無以稱明詔乃丁酉孟夏邑令龍塘陳子徠
進義民吳安邦賴養慶等而謂之曰明有禮樂
幽有鬼神守令治民生城隍司民命其義均也
茲廟貌弗飭振起而修復之者非吾令責耶吾
當捐已從事爾等其相與成之邦等乃執簿徧
告於邑民願出金者無問多寡書之於簿不數
日而得銀若干陳子曰是可以事事矣乃諏日
鳩工聚材始事於丁酉之夏中爲堂左右爲兩

廡前爲門又前爲石坊功未及成明年戊戌陳
子已擢漳州別駕矣嗣是而晉江楊子萼龍州
王子詢皆僅僅續爲之而耳房外垣迄今未就
是亦功虧一簣者也今歲壬寅春我貳守萼江
張公來掌縣事凡百廢墜皆捐俸修治如家政
然復觀茲廟未完又捐銀若干命耆民奚汝魁
蔡甫伯等往理之先耳房次外垣木以百計石
以千計迄中秋而廟告成偉然城東之壯觀也
夫以茲廟之修爲年已五矣爲尹幾四矣而今
日適成得非成數之有定乎庠士奚元吉等乃

以爲是不可以無記因屬記於予予竊以城隍之名不經見史亦不書惟唐李陽冰有當塗城隍廟記則在唐開元已有之矣蓋以天地間有一物則有一神况聚一方之民而爲高城深池以衛之其無所以主之者乎此城隍廟之修所以不可廢也前令陳子造之於始我尊江張公成之於終皆所當書以詔來世者也張公諱銓字秉道號尊江姑蘇人掌縣事方半稔政清訟減士奮民康所可頌者不止此陳子諱徠字世德號龍塘山陰人予官也晚未獲識荆然詢知其爲賢令也是爲記

重修陽明王公祠記

沈 謚

嘉靖壬子春二月僉事沈謚巡歷南康徧訪諸父老始聞先聖學官之旁故有提督南贛等處都御史陽明王先生祠久之當事者議改爲啟聖公祠遷諸郭北旭山之陽厥後民附韓公於祠內一祠二像祀祭勿專矧二先生勢逼位殊體衰情異乎因視祠西堂三楹於前閣三楹於後規模勝麗地設天造願以此易彼謀諸有司學官弟子員合辭曰然謀諸卿士大夫合辭曰

然謀諸邑人父老合辭曰然天理正而人心安
矣亟命有司成之使各全其尊各安其位嗚呼
祠立三十餘禩中遭變更是先生能使南贛之
民廟食而不能免當事者之議改故曰其所能
者天也其所不能者勢也或者曰爲人臣者捐
身犯難以報主上凡有道德功業文章冠世固
當報德報功血食之無窮今考之經傳叅之往
昔祀典有載有不載人心有思有不思載之思
之已又不如先生之道德功業淪人肌膚浹人
骨髓而人人如此之深也謚曰先生之功業文

章一本於道德先生之道德一本於心術之微
求之於吾心可行可言雖一家一國非之而不
顧功業文章蘊於心也故人之可見者先生則
與人同人之不可見者先生則與人異故先生
致力於不可見之地而可見之地未嘗容心焉
雖不祈人之感也而人之感之自不能舍之而
他往視喧赫於一時而滅沒於身後者萬萬矣
由是而知先生之學遠宗精一之傳近守致知
之訓凡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者常感常應
使靈明光徹炯然不昧之知通乎晝夜貫乎動

靜超乎隱顯參乎日月故云道德有諸身也道德有於身其於功業文章也何有反是則有所爲而爲豈能感人心於悠久一成而不變哉先生留神於江右特甚故江右之感特深向使寧藩之亂桶江橫水右溪上章等寨之亂非先生運謀設奇遙制觀變江西士民無噍類矣今出之塗炭置之稚席誰之功歟或曰唯唯有本者如是也已嘗觀旭山去郭里許章江遶其外秀峰羅其前實縣治之主山也舊名九日嶺因宋相陳公名合九日云是年三月望日守土者飭

祠繪像煥然一新與韓祠並峙焉後之官於斯土生於斯土者咸以先生之心爲心而用力於人所不見之處庶不失立祠之意因名可以責實否則幽者未必能饗祭者未必能誠亦一具文而已又奚足尚也哉先生名守仁字伯安號陽明山人進封新建伯爵

修築天馬山西流隄記

劉昭文

邑庠屹立江澚諸山環拱其東南突起者舊稱爲天馬山山巔頗寬平殊乏嶙峋巖崿之勢論形勝者謂宜築土以高之江之外有所謂西流

凡諸溪壑之水率由東嶽廟相合而西橫繞學宮之前以入於江自正德丁丑知縣綦君紳捐俸倡義率民築隄捍之日久隄壞水勢復決而東其西流遺址僅存一二不及時圖之則決裂日甚遺址亦將弗辨文嘗侍庭訓或論及邑之學校人才家君每以此二事爲言且謂爾見有司當以此告之文謹識焉每告於有司而未有行者嘉靖丁未春文寓顛謁兵備白坪高公虛懷雅度畱心時務首以邑之學校人才詢文因述二事以請公喟然嘆曰此有司之事何俟於

今也天下事孰非分內乃以簿書期會爲能而學校則落落弗究心焉弊也久矣無已吾請任其責可乎文竊喜而歸以告於諸庠士於是庠士吳欽言陽曜賴資錦吳學夔奚元吉等具其事以請公欣允如初檄縣議之時潘丞宗魯同教諭莫君遺賢訓導夏君雲典史章君永科邀文及諸庠士由西流之址登天馬山之巔相其地宜約其物用覈其工值議既定縣復以請公乃具其事以告總制秋崖朱公及中丞山泉伊公咸如所請公遂下其議於縣屬其役於典史

永科時知縣胡君希顏教諭張君緘以新任至經始於是秋之八月凡再閱月而工告成馬山培土於其巔周圍爲丈六高爲丈有奇西流之堤因舊基而增築之長爲丈五十有奇濶爲丈有六尺高視濶殺三之一堤之兩岸繫以松椿磬以石當流之東決處爲竹篾十有一以石實其中所謂橫繞學宮之前者於時悉復其故道厥土出於傭厥費出於當事之贖金凡爲費五十有七金有奇惟天馬山僅取成事會不有壯觀加於舊而高公亦適有浙藩叅政之擢不及

再理踰歲己酉庠士吳霖登江西鄉薦議者謂天時人事相因以成吳子蓋適逢其會而高公興學作士之盛心人益感而思之嗟夫公以任天下之心率有司以興是役也不煩於官不擾於民而督役者猶弗仰體至誠俾天馬山之高不能與西流並稱設使其時不遇公以任之則二事之修復振作殆不知何時而况求其所未備也乎愚故因諸士之意爲追書其始末用刻於石庶後之君子有所攷以續公之功焉公名世彥字仲修號白坪蜀之內江人今官河南左

布政使碩德重望饗用未艾云

重建安舒橋記

高 蕓

余筮仕南康數閱月補漏塞罅之餘幕史章子進而言曰環南康多水也其濟渡處設有方舟焉獨西北隅違城二三里許曰安舒橋者舊名舒太守東海張公因剪寇而駐幘於此易以今名其溪狹而急漲涸不時微橋其何以使民未病涉乎先是編木爲之隨災於火令尹胡君期創以石約其所費金非四百不可然而請則靳而斂無從乃風諸橋之左右居民之殷者得十

四人爲之首所捐差厚餘則程其力以尾焉爲之鳩工鑿石甃爲醜水洞三餘一洞未就胡君以遷去諸從事者因之懈以弛工未竣焉卽今霖潦踐蹴駸駸覆且圯矣余偕章子往觀之其穹然而起者有未滿之窾焉駢然而聯者有復斷之隙焉往過來續歡欣而歔歔者相錯嘆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有如是夫將無乃責諸首事者哉章子曰志已衰有難於復振貨已逋未見其能償必取足於此功未可涯也永科請圖終以俸之餘不可乎余曰有是哉章子之勇於

義也夫事必相須而後可以有成貨必捐已而後可以速集自夫怠者之設心也擠人之美則有之而况爲之代終哉自夫吝者之與物也奪人之有則有之而况爲之發帑哉今則不思美於人不吝有於已卽此一端非勇於義而然哉於是卽以五十金爲助予亦禱以十之一焉蓋章子厯官久而予則淺焉未幾卽以竣事告且請記諸石余惟橋也者所以濟不通也士君子之生世也有耳目四肢爲之具有聰明慈孝爲之貴又有聖賢才術爲之工匠由是而闢堯階

之門而作商川之楫而建漢庭之柱石而鞏唐室之長城以永民命以固國脉其所以濟不通也大矣奚一橋爲哉然道隨所居而在政以識體爲貴得爲橋而不爲橋者君子將必謂之吝有所始而必要其成者君子又焉得不謂之惠哉之橋也爲乎其所不可不爲者也政與道不在茲歟經始於嘉靖戊申之夏紹事於辛亥之春訖工於是年之夏廣一丈二尺長一十四丈五尺胡君名希顏廣西桂林人章子名永科湖廣巴陵人凡輸金者悉列其名於陰

儒學訓導廳壁記

劉賓

南康古揚州裔土庾嶺所衍章水所經而邑治建焉舊隸虔州宋屬南安軍今因之邑學舊設教諭一人訓導二人職學事近以例省一云嘉靖己酉冬東谷劉子筮仕得訓南康越庚戌孟夏既至見寓署敝甚徒四壁立幾不能以居思具完之費鉅而力詘也廼假貲捐俸鳩材傭工以治之凡再閱月而役時庸竣廳事舊有三楹稍葺之加墁飭焉以待賓之往來及弟子之請業者庭前爲檻植篁柏花木數株暇以供翫自

娛廼喟然嘆曰吾今可以安是矣或曰鴻鵠之翔也千仞而鷦鷯安於枝棲騏驥之思日千里而駑駘止於伏櫪子之志不已卑乎哉曰君子亦惟安於所遇而已抱關擊柝至微也伶舞至賤也古之豪傑往往屑爲之教秩雖微視斯有間矣以儒守官無期會之迫無簿牘之勞樂天氏所謂以公言之冗食之巨蠹以私言之祿仕之優穩非耶且南康東南隩區也川嶽所蟠靈秀毓焉環橋之英青衿曰哲郁郁都都與之高論皇王而誦法孔聖名教真樂將毋在乎西望

南安濂溪所從授受地也吟弄之趣猶可想挹
登鐵漢之樓令人有頑激懦立之志焉北望顛
水思文山之遺忠而吊其開督勤王之蹟慨然
有千古之感風晨月夕公餘無事載斗酒携束
書掉一葦而縱所如使人樂陶陶而忘戚戚者
其在斯歟其在斯歟

南康縣題名記

溫陵 趙日崇 萬歷 癸巳

名何題題其人之名氏邑里也令之有題名何
名其人俾後人循名而覈實也古者官職各有
題名故諫院題名昔賢詳爲之記夫豈無臧否

南康縣志

卷十五

藝文記

四四

徵其名以爲後鑒耳况乎民生之所便美隱痛
議論之者惟諫官而興罷之者惟令令其邑亦
貴倨矣疇昔之事令爲政身後之名衆爲政奈
之何指其人焉而其名或不能知也南康爲縣
在江以西猶黑子之着面耳而爲上游首邑民
俗雕朴惟其時文教興替惟其運若乃摧雕而
反朴或斲朴而爲雕或起替而致興或易興而
就替謂不存乎其令哉故自開國至今令凡幾
百十易矣余不佞承乏三載諸父老薦紳先生
間以數君子政稱者其姓氏或闕焉於戲問其

姓氏而不能舉也彼其人又安敢與知曰百歲
後桐鄉愛我也且余少習太史公循吏傳若宰
單父宰中牟之政願執鞭於斯人脫也非附青
雲之士名湮沒而不彰太史公雖博物亦安所
得不忍欺三異政者而津津誇詡之乎漢文帝
時河南守吳公治行爲天下第一今勿論所云
第一者何狀乃吳公名字若未嘗落人者又何
以稱也然則邑雖小君子之至於斯也其誰非
天子所使承流宣化者也列其人竊比於題名
之義不在今日乎用是采而記諸石使有存焉
至云某也賢某也否一字褒貶是在太史公論
著耳卽崇焉敢以不肖身辱數君子後而易言
之哉

國朝

重建都察院公署碑記

鄭思魯

順治
癸巳

物無久而不廢之理適當其廢者任興之責古
今同也夫爲令之職於法制所得行雖勞且費
猶不避而爲之矧民不勞財不傷而有修廢起
墜之功又何憚而弗舉行焉余令南康十易春
冬矣凡學宮城樓祠廟橋梁有便於民者無不

營繕惟古額布政司嶺北道二公廨燬於兵燹
久不議建每逢上司行部一朝使經過因縣無
公館至權署民舍此非爲令之責乎嶺北道故
基已造學宮舊布政司在縣城東地頗寬敞余
遂卽其地建都察院公署中爲堂三棟左右房
廊倣依舊址覺其楹正塗以蘄丹其木瓦漆灰
之費邑紳衿捐助外悉以已俸罰鍰足其用築
垣平土之工勸諭城中小民更迭受役人不言
勞計用泥木匠若干土工若干各色物件若干
經始於今歲仲春落成於季夏雖幸竣事余猶

懼難免曠官之誚也昔子產毀晉館垣荅士文
伯云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諸侯賓至旬
設庭燎僕人巡官車馬有所賓從有待隸人牧
圉各贍其事正咎晉不能崇飾館垣而非欲毀
之也余今拮据于是役者豈得已哉蓋謂修舉
廢墜有關政典不敢不竭心以盡其職分使後
之令茲邑者寧享其逸勿任其勞不亦善乎故
詳其始卒而爲之記

遷復學宮碑記

前兩浙學使黎元寬南昌人

南康在漢爲贛入三國始曰南康章水於是乎

出范史所志穎有豫章水是也瞰水而爲學官
則學處縣城外余他日嘗度嶺過之與廣文鍾
樸初汝茂遇樸初者余同學廩餼相禫之好友
延余至舍竟日周旋見此地山川佳麗人物整
齊私以爲有文章之氣而未滴正始之風卽科
名不必猥多寔興有日耳近四十年來踐更
鼎革樓船所下曩學遂化昆明之灰已乃改置縣
中幾閱歲月未成復壞今再移而建於舊址則
惟是良宰陳公之功陳公治南康九年以實心
行寔政善養人才教士大夫積力營學功至高

余得聞耳顧疎濶未能一致頌言用諸生蔡子
鯨陽子榮琳李子用梅郭子建勳等請乃畧言
之因而有進也學旣舉矣可勿問其所學何事
乎夫亦曰學者學爲聖人而已崇聖有處僅占
一端而無當指歸之大故學記曰離經辨志余
妄謂離經不訓絕句第如掩卷之云而辨志者
必取其所志之正而不邪於義而不干利也且
自初學一年已然矧其期之久遠久遠矣顧不
無末流之弊爲辭章則竊聖而飾愚爲科舉則
緣聖以媒進爲聲名爲妖孽爲貨爲攘爲市則

倚聖而長奸凡若此者使其生淳熙之時與鹿洞之會有不爲陸子靜先生之所大愴者幾希南康人士猶留古心少所雕琢而乃今承開闢之運以羣學于獨秀峰之下優游涵濡乎豫章水之上是章水者必不止一相遭而成文矣其所生出將無若詩大雅之歌周楨者乎易大過之象隆棟者乎卽不然亦勿至如詔澧如媚芝乎夫惟諂媚之不作其才乃足以濟過而返雅南康之人士曷哉原夫曷學者以聖賢爲要歸不以科名爲極則宮墻僅咫尺其就焉而絃誦

講習因起身其中者亦僅咫尺此所謂居業之地然耳居之以安宜無有乎不安而南康之學獨再三轉徙則是居其所而能遷者若夫今日之役則雖遷乎其地而實復乎其初惟遷與復可表爲學之全義學亦莫隆焉江西之學之直城外者饒州之鄱陽余得于所見不遷矣南昌之新建余得于所聞旣遷而依乎南昌不復矣而南康之未遷余見之旣遷而復余聞之又得持菴文以登麗牲之石而錯之于堂廡之末然則余其躋南康於鄱陽耶抑躋南康于新建耶

而鯨等曰不必爾也吾南康于南宋時嘗極盛矣于明初時又嘗盛矣然則余亦躋今日之南康于南宋明初之南康而可矣夫躋康陳公志也而用遷復之義爲學進成其大過大雅之才退免于科舉辭章若聲名妖孽之陋者陳公教也抑所以尊

聖王之剝制而達 諸臺司之用皆不欲置南康而阻深之暗留之道路之皆欲取南康而光明之蕩平之也余壹以是爲康人士樂誦焉語卽不諧而意故可傳於後耳學從新地從舊廣袤一

視前規而自聖殿以至東西兩廡大成門泮水櫺星啟聖祠明倫堂講舍學門等畢備且加麗增華起手於康熙八年十一月初六日卽工於十一年三月初五日費可七八百緡公力二之衆力五之各在簿正公名暉字升東姓陳氏籍福建閩縣由順治辛卯科舉人任凡加三級紀錄七次考之邑志城內學起宋宰相陳公升之亦建陽人又宋陳公廷傑令南康能賢致甘露之降此三陳而二升蓋可謂金聲而玉振之者矣而紳士自司訓黃志浩以下同功異位法得

並書

重建養濟院記

陸遇霖

今

皇帝御極之十有九年

詔天下郡邑查復孤貧口糧時余以藩曹攝康篆問此間養濟院蕩焉無存周諮故老皆不知寢廢何年展轉而得遺址於北郭門外十數武之東偏規其地仍可建院或謂令民公捐公役仰副仁綸余蹙然曰康自罹兵燹凋瘵未蘇民謀自給猶未暇遽以土木累茲予遺余不忍先是余有一

南康縣志

卷十五

藝文記

辛

坐馬最馴服當意蒼頭以馬齒老有病適余行役虔南有以厚值購竟售去余知而嗟惋追已無及蓋貧吏代力賴此馬業已有年何忍復鬻之享其利思留此金作善果今適會建院乏費卽以此少紓民力無不可者遂諏日興工委驛丞王國賢董其役而綜核料理則屬陰陽官鄉約木鐸耆老人等始於季春成於仲夏計主屋三間其中爲供養大士公所左右二大間分爲八小間其東西側屋共十間門道三間中畱出入兩間作住居除大痲瘋及外方遊乞不許入

院以安棲本邑老幼瞽癡男婦領給衣糧度活是役也計費木料磚瓦米石匠工及小工飯食共用銀米四十六兩有奇余既惻然動念矢願獨捐並未以一絲一粟苦累吾民

天地鬼神共鑒黃童白叟咸知也第規模尚屬草創而增備保護之力是有望於後之賢侯

重修南康縣學記

江西學使董佩笈 武進

國家廣教育人材胥天下之弟子養之黨庠術序

中又

特頒 訓飭士子文以示鼓勵誠盛典也余不佞以

南康縣志

卷十五

藝文記

五十一

己丑歲恭膺

簡命使督學江右承乏以來按行各郡惟以宣

上德意爲先務南安之南康距洪都千餘里獨據上

游界在嶺嶠爲閩粵襟咽地則僻而衝矣其學

宮之建昉自宋景祐中經今四五百年中間或

災於兵或圯於水遷建數四

國朝定鼎知縣鄭思魯改建於縣治之南

今上巳酉歲知縣陳暉復遷城外頃又越三十餘載矣木朽石泐磚甃朽墁駸蝕於苔痕殆非所以壯觀瞻起敬畏也歲乙酉余同鄉申君毓來令

是邦始下車視學卽慨然有維新意越三年政
通人和曰可矣就學博程子衛謀旣協先捐俸
爲倡學博助之諸生亦隨力輸貲協心董事鳩
工庀材不踰年而落成式廓

大成殿則規模壯麗門廡齋堂祠閣如制重新濬
發類池增創師生解舍俾教學有地嘻盛矣先
是余從弟子音除南康小吏昨歲謁余豫章爲
言南邑彫敝自申令受事政簡刑清起衰革弊
教化大行余聞而嘉之今春余按贛郡南安舊
無試厰生童就試於贛試畢余弟又來稱南學

告成而南邑紳衿周冕王夢簡等適具呈請序
勒石以其事關學政也余無辭焉乃爲之言曰
學者所以學聖人之道也學聖人之道者必心
聖人之心是故蘊之爲德行發之爲政事無二
理也今申令政行而興學異於粉飾具文者矣
爾多士肄業於茲其必求端於經術從事於心
性指歸於仁義道德之途以無負賢父師之德
造而可若學修而祿在行成而名至固爾諸生
分內事也夫纂組薈萃不足爲文通經學古厥
有其實多士勉之將見興賢致主地以人靈不

負

國家教育人才之意余於諸生有厚望焉

附錄 宣聖燕居像碑記 至治二年春沔陽
 之景陵簿新良叔以公務抵江陵遊元妙觀見
 唐吳道子所圖形碑勁而古貌恭而安摩挲審
 視而印為 宣聖燕居之像詢其由黃冠曰邇
 有當道執政者羅封過水梁馬嘶伏不進鞭策
 數四顧愈却令人下視之報梁石有像遂起而
 舉植于此祈歸以告寮屬幕佐陶君力請新移
 文取置于江陵崇文閣任回摹碑像歸黃梅泰
 定丙寅秋余職梅庠陶君能言其事一日於李
 和甫家塾得其像呈之令尹景山李公躍然喜
 而感亦隨之曰 仲尼日月也吳生神筆也乃
 千秋陸沉復見今日抑 先聖之靈昭昭赫赫
 遺像所在自有神物為之守護而馮呵豈得而
 終掩之哉於是捐俸命工勒像於石俾人人瞻
 仰乎申申天天之容如獲親炙之者焉碑成可
 大為之記元泰定丙寅湖廣黃梅縣教諭陳可

南康縣志

卷十五

藝文記

五十三

大記明嘉靖南康縣知縣倪民望傳刊

按闕里志云唐吳道子畫

夫子按几而坐從以十弟子者謂之杏壇小影最
 為神似毓來幼欽慕之而未得見真蹟也比承
 乏茲土職修黌宮式廓 大成殿敬摹石碣中
 得其巔末始知皆出吳生妙手而前人之留心
 聖像與傳刊以至於茲者其亦不可沒也夫時

康熙庚寅病月南康縣知縣申毓來謹跋

尊經閣記

申毓來

闕里杏壇之前有奎文閣閣所以藏書天下之

文章聚乎此其閣之在郡縣學宮者曰尊經亦有奎文之意也故制取崇高直與

大成殿相埒蓋士君子之由是路出入是門者俾以守先王之道畏聖人之言而聖人所以垂世立教者則莫備於經尊經卽所以尊聖人也閣顧可少乎哉南康尊經閣載在邑乘其名存而實亡者不知幾百年矣毓來偶幸承乏謁

廟曰爲詢當年廢址在明倫堂後心竊悼之然顧瞻 廟貌摧頹朽墁駸蝕兼之諸制未備卽亟於建閣而時有未能又自揣職有專責敢不

以興學造士爲兢兢故此念未嘗須臾忘也歲己丑集邑大夫士謀新 廟學僉曰可爾時紳士李文芳郭良梓李之芹郭渭等家山素有喬木不欲輕售一似待時而用者與之語輒欣然無吝色故不數月而茲閣因得與

先師殿相繼落成此豈非

聖人在天之靈神人胥洽以成文明之傑構而開千百世 廟學之偉觀者歟抑予更有以勗同志者閣曰尊經其義謂何士君子朝絃夕誦而又幸際茲

聖學昌期之會亦可曉然於聖人之吐詞爲經者
非徒以爲博取科名之具矣繼自今拾級以登
層累而上當必曰希聖希賢希天有如斯之階
而升乎由是居身百尺樓上放眼萬卷書中其
亦如親炙聖人之門耳提面命于一堂乎而或
瞻秀峰之壁立遙知東山泰山之高想見夫子
之所以小魯小天下乎俯臨章水之滔滔會心
原泉之混混所謂有本者如是而聲聞不可以
過情乎則是閣之建也洵足以守先王之道畏
聖人之言如是以尊經則尊之至矣豈不與闕

里奎文後先輝映而共嘆天下之文章聚乎此
哉是役也工費浩繁幾與

大成殿等董厥成者學博程君衛也襄厥事者合
邑紳士也予既集衆議以創建不忍諸君好義
急公之心泯沒而無傳爰珥筆而爲之記

南康縣新修城隍廟記

南康程衛 永豐

國家之祀神以庇民也故平土而祀以爲社播
種而祀以爲稷其由來矣若夫建坊立國則必
藉城郭池隍以域民而保境此城隍之祠實與
名山大川均有設險之助焉易曰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傳所謂有功烈於民者則祀之是也明
洪武三年更定城隍神號詔封爲監察司民而
隆其祀事於春秋在郡縣則守令主之載在令
典最爲近古雖百世不易可也南康之祀城隍
建廟於治之東明嘉靖十三年邑令陳子徠新
之而學諭莫子遺賢爲之記由前明以迄

國朝兵燹頻仍其成燬亦不一矣康熙四十四年
乙酉三月邑侯嚶城中公來蒞是邦潔已勤政
愛民禮神睠茲隍廟年久摧頽風雨漂搖甚非
所以肅恭奉神之意也爰進耆民吳日曙等而

詔之公自捐俸創始餘則邑人胥助以終事庀
材鳩工先新正殿後又因荒址創構樓屋三楹
前兩廡門欄聳峻升歌有臺登降有階巍然壯
麗攬秀江山浸浸乎改舊觀矣經始於丁亥嘉
平月迄己丑陽月而落成因授簡於衛而爲之
記夫守令者代天子以理吾民者也傳有之聖
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以隆其禋祀於是民
和而神降之以福公視事之日卽與神誓不以
非理厲吾民蒞政五載廉明惠和興廢舉墜百
度維新且又敬其神以及其民風雨以時物無

疵癘神罔怨恫生民以和可謂崇德報功垂於無窮也已衛職康學四載親見公之廣教化興學校士習民風丕然一變其有造於康邑者大矣寧獨隍廟之輪奐已哉公諱毓來號蓉城姑蘇膠城人

復義學記

申毓來

今國家養育人材既有辟廡頌宮猶復置官學于京師而選經明行修之士教習八旗子弟蓋作人之化於斯爲盛矣郡縣之有義學亦由設立官學之意也所以廣教化而啟童蒙者非有司之

專責歟南康義學建於嘉靖間者有二一曰正蒙在東門外淨慧寺左一曰育秀在西門外仙臺觀左滄桑以後鞠爲茂草不知幾年所矣余自乙酉春來蒞斯土無日不以茲事爲兢兢而他務未遑越三年戊子始得就縣治之南因公廨三楹改爲義學以其當邑之中四方來學者道理維均也擇一庠士下帷其中每歲捐俸以充修脯繼復置田取租以資營葺圖久遠也手書陽明先生社學則一通粘諸座右俾師以是教而弟以是承也夫建國君民教學爲先邇者

大中丞郎公復興白鹿洞書院海內英俊之士雲集景從雖康邑僻處處南亦有聞風思奮者然以渺茲童子而令其涉章貢泛彭蠡贏糧二千里外而請業其勢亦有所不能則余之建置義學以仰體

上台教思而宏

聖朝作人之雅化者又烏容一日緩歟雖然是舉也特因陋就簡云爾康邑故人文淵藪其子弟之秀良者已駸駸日盛行將英流畢集庠舍不能容如當年胡文定故事則夫式廓其規模以復正蒙育秀之舊或更有加於昔者是有待於同志之君子也夫

新東渡膳田記

申毓來

吏職之當修者不僅在津梁也然而地當要衝津據孔道職斯土者聽斯民之病涉可乎此又爲政之先務不可不亟講也縣治之東陸路一里舊有橋曰通濟砥柱中流爲浮屋於上顏其楣曰江山一覽明洪熙間燬於火設渡於城隍廟前二百數十年於茲矣但今所設之渡又由廟前迤邐而東數百武地有郡侯馬公祠及茶

亭在焉其左畔則鯉山環鑰寶塔雄峙衆水匯於峽口洪流激而奔騰非舟曷濟矧夫驛使之馳驅商旅之往來南轅北轍絡繹不絕可須臾稍待者哉余承乏以來舊船已壞另構板新造又每歲捐銀以資修葺俾得往來不息又思天下事圖目前易計久遠難橋之可垂永从尚不能保况一葉之扁舟歲修而歲壞者乎因置田十五石取租以爲歲修之資庶船有所藉而渡可不廢夫作吏者固傳舍耳予不敢以傳舍視其官僅俾民得免於病涉倘繼今而往有能復

通濟之舊者則予之所厚望也夫租田一十五石坐落東山坵圳藍坑裡應徵熟糧四斗二升一合二勺零每年實收租谷一十石四斗

旭升書院記

游紹安

爲政莫善於因因而舉之其成也易竊見長民者有宜舉之政有可因之勢而莫行也心甚惜之南康夙稱衣冠文物名區顧以肘虔喉粵每逢鼎革擾攘於戎馬蹂躪於寇盜其戶口田廬存焉者亦僅矣遑問學校哉值明祖定太平繼以仁宣憲孝諸后天下穆穆康境漸復富庶而人文日起迨我

朝正大統垂拱平章卽嶺表荒陬祇傳檄歸化縱
勝朝叔季寇盜戎馬亦不甚害况

列祖聖聖相承迄今已百有餘載哉則當茲右文盛世
爲政者可不善所因以養育羣材上副

聖主興隆直省書院厚頒廩給之至意耶因考乘載
邑先達及士民有送充龍峯奎閣並前邑侯申
公捐置社學腴田若干畝以膳餼燈油爰詢令
尹歲入租息署令黃君鏞具年收租穀共四百
六十七石七斗折價銀二百三十餘兩園地共
四十六片稅錢一十二千零劄復余得實欣然

曰是可以因宜變通爲康邑構書院之始基矣
商諸令令欣然轉商諸邑大夫士莫不欣然且
謂太守何遲今而後舉也羣鳩工庀材適鄧君
蘭來尹是邦更欣然馨鼓經營起癸亥九月逮
卯歲壬正余巡官至造院處坐邑東郊文筆峰
秀水遶芙蓉見門堂庭宇四坐兩翼肄舍四十
間圍以垣墻藏書有閣祀賢有廳掌教有齋爲
廚房爲饌所井井條條規模宏且壯矣諸紳士
猶以丹堊未麗葢鋪未整器用未全書冊未備
沿舊租稅師生膏火弗裕願踵前人志各捐已

賞或金或產量力多寡用大茲舉爲言余領之
有待也殆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乎嗟
乎康邑之有斯產也無從攷其年代名姓大概
康人輕財仗義今風猶昔非有冀於傳名乃歷
有年所致無裨於學士則與其流爲貪滑者染
指乾沒何如變而通之爲惠溥澤長也論云因
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
必因川澤凡政皆然豈惟書院一端未審予言
有當否書樓中央祀

周程夫子下廳供陽明先生濂洛理學新建經濟

皆南安郡實蹟並取旭升二字題院額旭山主
縣來龍宋宰相陳公升之誕處以爲書生期焉
餘埃續記

重整先農廟記

南康 俞 蘇
訓導

西華山南康城西一古刹耳

聖朝敬天勤民念八蜡交通首主先穡祭百種雍正
三年乙巳勅天下郡邑徧立

先農廟以春三月吉致祭重農祈穀於禮爲隆時
邑宰金有福奉文營建卜地於西華山爲先農
廟廟前砌石爲壇以陳牲帛復置籍田四畝九

分於廟東近郊每歲季春奉部頒日率僚屬陳牲獻齊禮儀既備更衣率僚屬躬履籍畝秉耒九推春播秋穫以奉祀事守爲常經迨歲月越紀風雨漂搖廟貌漸歆雖虔奉時若恐不足以妥神靈也乾隆甲子粵西鄧公蘭

簡治南康修舉廢墜既建旭升書院以造士戊辰復捐俸葺先農廟整頓其棖題丹堊其堂構垣墉四周闢門東向以迎生氣厥制備美矣更于廟旁設亭兩楹潔淨方正凡祭祀及迎送上官偕同寅入而更衣以靜候於其際顏其亭曰潔齊相見旨哉潔齊以事神則神斯歆潔齊以事上則上斯獲潔齊以迎

詔書則道旁咫尺直達

九重而誠無不格曰祀曰食曰賓入政於此振舉其三矣乃其不違衆志仍三官堂於側者蓋廟不可無常守藉此堂以宿方外之侶晨鐘暮鼓香燈庶幾不息洒掃啟閉日月可以引長非若前之兀爾一剎聊供遊人閒步也侯之竭誠盡慎不逐彈指一過與斯廟而俱永也有以夫

章江之名由來舊矣而諸書說多異同大抵皆彷彿臆見觀其流未溯其源也有謂章江出豫章南莖縣者桑欽之水經也有謂出聶都山者山海經也他若前漢地理志則謂豫章水出贛西南北入大江後漢郡國志謂贛有豫章水劉欽所註又云豫章湖漢及贛並通也雷次宗豫章記云贛縣豫章水出西南故以名郡雖十州均流而北源最遠故受名焉劉澄之云贛東南有章水西有貢水二水合贛字因以名縣而酈道元駁之以劉氏崙以字說水不知其實要之

諸書所載亦皆近似而未詳如所謂聶都山者果安在耶蓋山高而大在南安郡之崇義縣其上多巨木雲氣蒙茸下有清泉紺碧噴發如大易所謂山下出泉者總之山澤通氣以致雲雨故山下之泉初出如斗漸大而成溪過郡之南是名橫浦由是順流而下經鳳凰城凡幾十曲繞焦溪出芙蓉渡至贛之南復西流而北合贛城東之貢水是爲贛江則劉澄之以合章貢爲郡者亦不謬但以貢水在西章水在東則謬矣如山海經所謂出聶都山者固亦不謬若省會

古名豫章郡者或以是歟而應劭漢官儀謂城南松陽門有樟樹垂蔭數畝郡得以名則誣也至若門號章江舍聶都山所出者則別無所謂大約古人著述多出於耳聞未親歷其地卽或歷其地而無古先碑碣以志其原則亦無從詳考甚矣地輿之大山陬海澨茫洋無際卽挾飛仙以遨遊入荒亦且難窮况居一隅耳目有限操三寸不韋欲窮溯源流於楮墨間不幾管窺之見哉

文昌閣記

王永選

文昌梓潼君仕晉戰沒歷代祠祀有謂神顯於唐宋殲均戮曦天下賴其武功說在典祀有謂神屢世業儒刻意竹素帝命掌桂籍凡鄉舉里選祿秩爵封皆隸於神說在化書有謂佐南斗注生神卽張仙張弓挾彈蘇氏弗無子以玉環易彈歸誕軼及轍說在眉山蘇氏蓋神之爲靈昭昭也至今國都郡邑莫不有官廟以崇祀事南康舊無特祠自康熙壬寅年邑侯麻城李公率紳士建閣于東郊學宮之左爲青龍起角以兆人文雍正元年癸卯署縣陳公繼其事越三

年乙巳金公始告竣焉其度材鳩工邑貢生郭良梓等量力各輸其基址貢生王時中送出直深九丈橫濶前後俱六丈有奇前後兩棟後設神像層樓崔巍襟大江而帶西流秀峰鯉塔峙其左右此亦蓉城一勝概也自是文運寔昌鄉薦彙彙不絕壬子一科獲雋者六人永選預焉癸丑夏四月水壞神座及像六月會試歸里遂與明經林作樾集同志捐貲修復且爲居守慮久遠閣前有驛廨廢地深一十二丈二尺濶九丈五尺寶林山右有社學土深一十二丈前濶

六丈五尺後濶八丈五尺并請前縣孫公撥充守閣之資免其土稅雖種蔬易食不足餬口另有公產尚待續給蓋已記檔勒石而爲創始計矣閣之左濱河防水患是冬又累石築堤上爲側屋三間與守者寢爨不居正棟以免穢汚是役也費僅數金不踰月而堤與室俱成則凡有興作估料實督工勤無不可按候而卒業也乾隆戊辰桂林鄧公見閣之四隅敞於風雨又捐俸修葺設鐘鼓以鳴晨昏築屏牆以蔽內外扁曰斯文宗主而氣象益煥然一新夫培植文風

而設誠致行有司之良也殫心力而况瘁不辭
邑人士之責也堪輿家嘗謂學宮對峰宜高培
聳拔閣後再起層樓沿河一帶曠地密種竹木
重鎖水口則人文財賦自愈昌熾他日修舉廢
墜補前人所弗及誠有望於繼起者攷邑志文
昌會舊有贍田一百一十五石今歸併旭升書
院宜並見於記俾後之君子得有所考云乾隆
己巳仲秋月記

重修關帝殿記

鄧 蘭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聖王之制祭祀其典甚

嚴南康之北郊旭山廟祀關帝然自我

朝隆興以來帝之祀徧寰區而皆是不獨南康而南

康獨建廟於茲山豈非以康邑西則萬山雜遯

羣峰際天章水由西南東折而下多峻嶺北獨

茲山瑣瑣部婁枕藉城中非崇宮傑閣不足以

增其勢而崇宮傑閣謀所以祀事而孔明者非

帝固莫能稱與若然則帝之精忠義氣壯漢室

之河山而有餘其以奠茲一方蓋不啻太華嵩

嶽足以界神州而別風氣於區區地勢之增何

有也前人之建廟於斯也誠有以哉然而歲久

而圮予每春秋享祀見其堂階門廡頽塌傾欹
衰草寒烟與野廟之零落者無異甚非

朝廷尊正直而重有功之意也爰集邑之紳士相與
謀夫雄偉壯麗者於是享祀之殿追封之祠斬
焉光耀傑特於茲山之巔或者曰宋陳升之父
魏公嘗王簿於此升之生一夕夢山神來見則
茲山之神故有靈豈宜舍此而他祀耶然而君
子之舉事也理必足以經國家義必足以定民
志徒取荒忽漶漫之說惑民耳目君子不取也
若帝之陰隲我

朝禦大災捍大患功在社稷庇在生民是廟固可
與夏禹吳泰伯季札伍員而並存祀之又何疑
焉是役也董其事者邑貢生郭宏謨蕭培宣王
聘賴雲臺經始於乾隆丁卯落成於乾隆己巳

旭升書院記

邑令

鄧蘭

書院之制始有宋而盛於

今日凡省會以及各府州縣無不圮者修之廢
者興之以覃敷文教顧修圮興廢因仍猶易若
蓉城書院蓋郡伯游公之特創者按邑志前明
嘉靖間邑侯曾君迪建東西二社學

本朝邑侯申君毓來改公廨爲義學育才之意前人雖亦慤慤而書院則從來所未有惟游公廣作人雅化旣興復在郡之道源書院又推廣德心俾屬邑咸受鈞陶我南康素稱人文尤加意作養久欲建書院以王成之苦費資無出辦所時切隱衷乾隆癸亥府檄釐清本邑龍峰文昌會及奎閣三處公租知此項歷來耗費無益大負昔人捐出之心乃飭署令黃君鏞繼自今將三處公租折收銀錢交貯縣庫積爲建造書院費是歲抄已興工甲子春余奉

南康縣志

卷五

藝文記

六

簡來宰茲土下車恭謁

文廟并叅先賢祠竊疑此地何無書院因詢及兩庠兩庠備敘以對曰東門外現奉府尊建造正值鳩工庀材接踵往閱見其地基宏敞秀峰環圍洵右文造士之勝境但其時規模初定結構尚未宏展爰率首事仰體公心凡經營位置俱恪遵毋違因公租不敷用越二載而工尚未竣乃公不以成功稍遲爲嫌猶諄諄以毋得分派邑人爲諭幸斯土紳衿義民不令而勸爭先樂輸以佐其所不足此非公之德化所致乎茲已

規模鼎峙結構備美前設禮門中正無倚得其門者必多中爲講堂後爲掌教齋俱有光昌正直之體由堂而入室凡左右書屋共四十間皆聰明几淨先儒所謂潛心入理端居於是他若庖湏器用次第漸備而書院之名憲命旭升蓋期宋宰相陳公升之者復生而樂爲玉成之哉是舉也搜前人之遺澤創前人所未有行將桃李馥郁人文振興與道源並盛其於我公作人之夙願庶幾慰也已然公更命將三處公租永給爲延師及肄業者膏火費此尤爲一日百年

之良圖是年冬月工竣邑人士礪石請記余爰敘其建造情由書室數目并工起訖年月俾繼起之見書院者並見郡伯之盛心云至首事諸君及輸助姓氏俱附鐫以垂悠遠

高陂橋記

葛淳

利在一時者難於永久利在永久者難於一時理勢然也康邑縣治之東北四十餘里有高陂橋爲南贛通衢其地低窪當山水驟發衆流奔會濁浪排空非舟筏可渡而橋設焉向以木爲之水迅而木不支每一二稔旋圯所謂利在一

時者難以永久也余蒞任三載相地勢計久長非易木爲石不可然而其工巨其用繁慮費無所出則又利在永久者難以一時矣生員張士傑孝義傳家其父廷鸞曾於顧之大壩捐銀捐千金造石橋一座今生聞余論欣然曰桑梓之地宜繼父志亦捐千金以成之計石墩七座高二丈一尺兩壩擺水五丈於某月之某日興工某月之某日告竣而永久之利遂成於一時有三善焉濟行人一也繼世美二也風好善三也余故樂爲之記

重修學宮記

南康令 鍾奎炎

邑雖小不可置興賢育才之地於不問地雖衝不可視修廢舉墜之事爲緩圖事雖劇不可忘先聖妥佑神靈之所聽其日就傾圮謂俟諸異日而貽之來者此奎炎修葺學宮之舉所由亟亟也攷之邑乘康學建於有宋自宋而元而明成毀不一基址屢遷迨我

國朝前邑宰陳公暉定其規模體制漸備康熙四十七年申公毓來捐助增修乾隆二十四年華公西直相繼葺之迄今二十有九年耳風雨飄

搖推朽不免登

聖人之堂者其能無怒然不安於心乎先是癸卯冬

奎炎

承乏茲土屢議捐修奈以簿書鞅掌無虛

日不果丁未歲三月與學博陳君思讓吳君寶
南縣尉吳君振德瞻望宮牆剝蝕傾斜有岌岌
不可終日之勢蹙然曰及今猶可以爲此余有
司之責也况闔邑紳民不爲無助爰率僚屬倡
捐廉俸進在城五鄉各紳士謝啟勗王華細盧
士傑等告曰凡邑中好義急公者其勸導之共
襄盛事復進華細示之曰鳩工庀材惟汝能往

南康縣志

卷十五

藝文記

十一

盡乃心曰華細間者歲歉有司閔工商賈甚苦
毋以官值取民材役傭作夏四月卜日齋戒告
廟興工諸紳士以捐資輸者不憚數十里百里或
百數十里攜負擔簦絡繹奔赴原任揚州太守
謝公啟昆卜居豫章去南康千里而遙欣然以
百金助而華細承有司之言戴星而出冒暑而
至揮汗如雨口陳指畫自始事至終事無倦容
其登記則羸紉必書姓字必詳日月必紀閱五
日報驗有司凡材木之需若干甄甓之需若干
鐵冶之需若干黝堊之需若干傭值之需若干

條分縷析瞭如指掌尤異其竹頭木屑絲毫無
棄物也九月杪工成計費六百餘緡有奇其餘
則重建奎閣築堤岸以禦章水之衝噫嘻維暮
之春亦又何求咸曰先治其迫不及待者而後
次第以布之茲則自章江門大成門

先聖殿

啟聖殿尊經閣明倫堂以及東西兩廡名宦鄉賢
二祠無不輪奐備美式壯觀瞻今奎閣又將藏
事矣奎閣傑然章水滌然環衛宮牆

廟貌千年吾見

南康縣志

卷十五 藝文記

十一

聖人之道大光則賢才之志益奮矧幸逢
聖天子壽考作人

湛恩汪濊邑人士應戊申己酉賓興之盛其必有翔
步青雲而聯鑣直上者此有司修廢舉墜殷殷
期望之心也 奎炎 既作文以記其事復令華細
厯敘樂輸姓氏工費出入鐫之碑陰俾僚屬紳
民之慕義而嚮道者皆得列名賢序與斯碑并
傳不朽云

嘉慶甲戌重修學宮記

江西 學政 王 鼎

我

國家久道化成至於遐陬僻壤莫不有學而凡在學之士亦莫不涵濡

聖教式訓

先師敦崇廟祀而肅觀瞻愾乎有羹墻俎豆之恩其或有一椽一瓦之未葺固不啻切於身家亟亟焉求易其良以妥

聖人之靈也而況其爲先賢過化之邦人文蔚興有宋以來彬彬乎號名邑者哉昔二程夫子從宦南安因受業於周濂溪夫子倡道江右實爲鷺湖鹿洞之先其流風餘澤入於人者深而及於人者大且遠故後之學者皆知誦法乎聖賢而重視乎學校而康邑又所稱衣冠文物之名區財賦舟車之都會也其學建於宋

國朝遷於城之東經今五百餘年修廢不一近數十年來漸就傾敗諸人士循覽頽圯惕然不寧遂相與商土木工役之費而又得司訓黃君淳倡議於其間也於是上下感奮刻期共舉自禮殿及諸門廡祠署明倫堂尊經閣皆次第修理朽者易之壞者新之經始於嘉慶壬申季春告成於癸酉仲夏閱十有五月而工畢卓然壯觀

於溪山之域邑之士庶得有所瞻仰而依歸乃
闔詞求余文以爲之記余以市井之徒徃徃惑
於佛老浮屠之言丹漆紺碧粉飾其廟貌出千
金無絲毫吝色而習俗所移雖儒生亦或不免
今康之士能急於其所居業而加意於

聖賢靈爽式憑之地是其風俗之美與夫學校之
正也於此可得其概夫

朝廷振興文教廣勵師儒原欲使鄉有善俗之望邑
無乏才之嘆今旣光復學宮一新其耳目誠能
味聖賢之理求道義之精由此日新其德不汨

南康縣志

卷十五

藝文記

七

於利欲不遷於異說從事於文章性道於以闡
明絕學遠紹濂洛之宗風不難也余聞康之境
章水繚繞秀峰壁立有中州清淑之氣其間必
有傑出者黃君勉乎哉日以周程之說相與講
明而切究之進淳樸殷阜之俗而盡成爲茂美
有用之材用副校士者一日之求是則余之厚
望也夫

重修蔡節愍公祠堂記

後學 賴相棟

人臣忠君報國不難于佐昇平而難于臨患難
且不徒以身殉而在辨別疑似之間管子天下

才乃不免于事仇王魏唐代名臣亦貽事二君之誚此固利害之見惑于中故於綱常大義未能死生禍福介然不易其守也有明鄉先生蔡公運者可謂卓然不惑矣公以明經仕建文朝知賓州有惠政陞四川叅政勁直不諧于俗罷歸後因起復赴京適靖難兵至建文君出亡公與程濟廖平廿餘人執羈勒以從又恐人象迹彰惟程濟楊應能葉希賢三人從餘各分散潛行及永樂初年日以奸黨榜示者六十餘人懸賞購緝公名與焉遂被執不屈而死當文皇之卽

南康縣志

卷十五

藝文記

畫

位也四海景從莫與之抗且皆高帝之子于名義亦覺有托誰不向新君而稽拜者建文假一緇衣播越于外從之必罹禍災不待知者而決况任邊陲叅政者久又非秉鈞當宁受知遇與國同休戚者比迺卒不以興亡異心不以禍福異守不以顯晦異操是乃忠烈出于至誠無所爲而爲之者詎非一代之偉人哉厥後事久論定朝議死難諸臣勅贈大節至

國朝乾隆年間賜謚節愍省會旣崇祀大節祠南康爲公生長之地已祀列鄉賢復建祠于學宮

左春秋以學博專祀于以見大義炳千秋綱常之所賴以不墜也第祠尚偏仄且歲久漸就傾圮公後嗣在康者鮮都人士將重爲修葺適公裔孫盛宦等遷居龍南者雲初蕃衍來康故祭知祠宇待修乃偕同族拔林盛安永詩永仞洪溪等捐貲經理不憚數百里之遙厥基址易材料高其閘閤厚其牆垣向之剝落朽壞者煥然爲之一新焉經始于嘉慶丁丑之十月落成于戊寅之二月計費六七百金此固後嗣之賢亦公忠節之報天默相之使後人克承先緒而公亦享鄉祀于無窮也功告竣學師彭志熙劉徽各爲勒其事于碩珉歲癸未因修邑志其賢嗣盛宦同兄安宗復來康重捐建造門樓黝聖棟宇計費百餘金請將狗難及續修本末載諸乘棟夙欽大節風徽本擬採國史以告來茲又重嘉其後裔之賢爰謹輯大略以登諸志

南康縣重修城隍廟記

邑令 王雅南

城郭池隍之建以衛邑也城郭池隍之祀以保民也明洪武初定城隍神號詔封爲監察司民自是郡邑各建廟宇塑神像具衣冠俾神有所憑依而後可施功德於民以享其禋祀其在易曰城復于隍泰極之象神無所依民將焉保然則廟貌之更新金身之重塑春秋祀典之恪修邑有司暨士民均與有責焉康邑城隍廟建於縣治之東宋元以前無考明嘉靖十三年新創於陳君徠莫學諭遺賢爲之記旋毀於兵燹

南康縣志

卷十五

藝文記

七七

國朝康熙四十四年重修於申君毓來程學諭衛爲之記乾隆三十八年又經馮君傑倡修之五十九年闔邑士民加以補葺越三十年于茲矣癸未秋余蒞茲邑初下車謁神像見其墻址傾側棟榱折崩爲之惻然者久之迨晤邑紳士廼知 上憲檄修縣志前任劉君繩武已與合邑議定兼修隍武二廟隍廟先擇於八月二十九日開基余聞之色喜迄甲申仲夏鳩工數月墻基易以磚砌門樓易以石柱梁戶榻瓦翎易以堅厚自正棟前後皆黝聖丹漆煥然更新神像

重塑廟門外左買地一塊深五丈橫濶一丈一
尺右贖回舊基一塊深五丈橫濶二丈大門內
各造廂屋五間甫落成囑余作記余深嘉邑紳
耆樂輸好義肅恭神明宜乎民和而神降之以
福也爰誌數語鐫於石并製短歌爲神祝焉祝
曰神之廟臨蓉水寢成既安輪奐美神之功並
社稷除暴安良監察職神之澤徧吾康固封守
和陰陽千秋萬世享至治之馨香

